

西遊點滴

賴景瑚

我久居美國東岸的紐約；以前，常常喜歡就近飛渡大西洋，漫遊歐亞各地；近來，由於年邁力衰，又因旅行費用過昂，除仍不時回國省親訪友外，只能偶在紐約近郊散散步、看看風景、吸吸新鮮空氣。

今年，在洛杉磯的三女韻珊將隨夫婿瀛聲有遠行；四女元元已偕復婿及二孩自台北來金山。我因有好幾年不見他們了，乃決定作一次早已夢寐以求的「西遊」。我對氣候和煦而又和我祖國遙遙相望的太平洋岸，向有非言可喻的好感；尤

其是三藩市為我半世紀前，自滬乘輪月餘，始能達成求學願望的美國第一城市。

彌足珍貴的舊地重遊

最近美國航空公司爭以「減價」招徠顧客；它們花樣雖多，但所附條件太繁，不易適應。我選了每票可省四十元的夜航，晚九時從紐約啓程，飛行五小時，縱橫三千哩，時間相差三小時，到三藩市還在午夜十二時。復婿和元兒從機場把我接到他們遷入不久的新居，我才發現我拿錯了一件行李。我們次晨把那隻小箱攜往機場掉換。管理員笑着對我說：「昨晚喝多了一杯吧！」我說：「不是多喝一杯，是我老糊塗了。」

我已數不清這是第幾次重遊金山；可是仍有親切之感。我記得第一次踏上新大陸之時，我只是一個十七八歲，剛在國內讀完中學的青年。我那幼稚的心靈以為我一到美國學得西方科技，就可以救祖國的危亡。我登岸後第一件事，便是到中國城去看月餘不見的中國景色，去啖月餘未吃過的中國飯菜。我人地生疏，一切都覺得很新奇。那時我不但粵語聽不懂，就是國語也講不清；一口長沙土語，不很容易和新遇見的同胞通款曲。

那位和我同船來美的美國老師辛克豪斯先生，本來在長沙就已為我選定了工程學科很好而學費又不貴的意大利諾大學試讀一年再說。但是我還是要看一看近在咫尺的加州大學，所以我第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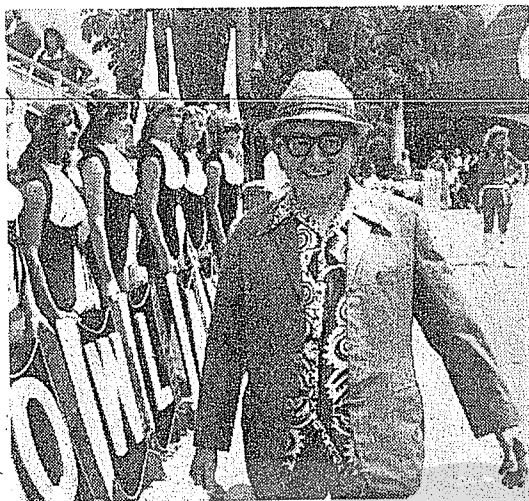
就到了柏克萊。我第一次看見校園那麼美麗、環繞那麼幽靜的學府，真是十分羨慕。我當時得到的深刻印象，歷久不衰，每次到加州，必來柏克萊一遊。幾乎把它當作念念不忘的名勝。

這次元元為我開車到加大校園；除了房屋和熙來擾往的男女增加不少外；一般景象還和當年差不多。可是，以前常看見的衣冠整潔、談吐文雅的青年，現在都沒有了。我所看見的，却是一羣蓬頭、垢面、衣履不全、毫無大學生風度的「嬉皮」人物。校園門口的街頭，更是五顏十色、光怪陸離；有吹笛的、有彈琴的、有唱流行歌曲的、有賣印地安手飾的、還有幾個大跳肚皮舞的「阿拉伯」少女。這簡直是中國舊城隍廟式的場面。我不敢相信它是我所嚮往的加州大學。

史丹福和胡佛書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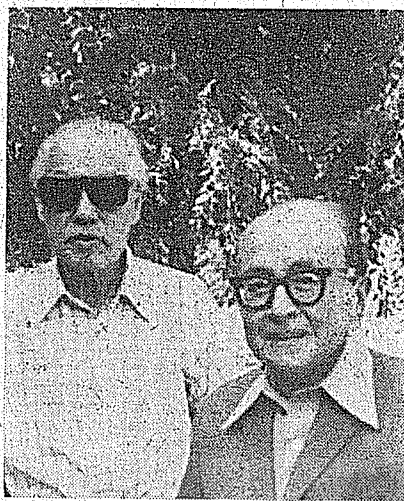
一個久居此地的朋友對我說：「你不要小看了那班放蕩不羈的青少年。他們大多數讀書很用功，否則便在加大待不下去。而且，其中還有不少外形雖極怪誕，但在學問上却有相當造詣的年輕教授。」我也知道加大久在學術界有地位；現任教授就有七八位得過諾貝爾獎金。

從柏克萊開車大約一小時，又有一個西岸有名的大学。那就是史丹福。它不但五十年前就有畢業生胡佛做過美國的總統；而且目前各院系的科目都很完整，教授亦多卓越之士，早已可和東



本文作者在狄斯耐樂園留影。

岸幾個優秀的學府媲美。我一進入它的校園，便立刻覺得它的氣氛和柏克萊大不相同。那裏沒有嘈雜的聲音和紛亂的形態，也看不見奇形怪狀的學生。我所遇見的人幾乎都是衣着整潔、彬彬有禮的。也許我不能和美國自由份子一樣的「前進」；我認為史丹福才像一個做學問、講研究的學術機構。我尤其欣賞那個藏書豐富、陳設也很典雅的胡佛書苑。聽說它那有關東亞的書籍，收集之多、選擇之精，在西岸是首屈一指。它的管理員是一位常在台灣報紙上發表文章的女作家蔡玲。我也在書苑裏會見了老友陶鵬飛、周家仁二教授。我有十多年不見鵬飛了。他是張學良氏的女婿，留德多年，和我老友程天放兄有深交。他近年在史丹佛等校任教，又主持中華聯誼會及其內容豐富的「通訊」刊物。他的愛國、反共、熱心公益和提倡平劇運動。早已使他成為美西文教界一位最活躍、最有聲望的老教授。



作者(右)與陶鵬飛教授在史丹福大學。

他鄉遇故知的愉快

我到了幾次那個表面上仍極繁榮的三藩市中國城。聽說這幾年所謂「華青」的幫會，已把華埠治安擾亂，也把華僑刻苦耐勞、奉公守法的名譽損傷；尤其是去年金龍酒家的慘案，幾個在那裏欣賞「唐餐」的顧客，莫名其妙的被「華青」匪徒鎗殺，造成一種華埠從來沒有的恐怖。現在金龍慘案的凶犯雖已全部就逮，但一小撮以左派為幌子的共產黨徒，依然在華埠興風作浪。僑胞對他們極厭惡，叫他們為「左仔」。

我的幾個老友不願華埠的欠安寧，仍然在那裏設宴款待我們。司徒榮榮為半世紀前我大學畢業後同在底特律的福特公司學習汽車製造及工廠管理的同學。他久居金山，在經營企業及教育兒女兩方面，均極成功。陶鵬飛和任家誠都是我一九四八來美講演及代表中央慰勞僑胞時最得力的幫手。梁大鵬及陳立人是我在重慶時期海外部的同事。他們現在三藩市合辦了一個內容精彩而文藝氣氛也很濃厚的天聲週報。大鵬於大戰勝利時任海南大學校長，中英文造詣俱佳，對非律賓問題有研究并有著作。還有一位相識不過數年但因「以文會友」關係，已成知友的金惠。他雖年逾七稀，但精神矍鑠，讀書甚用功，寫作也甚辛勤。他現在卜居金山附近奧克蘭城。我和他晤談了好幾次。我在金山區的其他老友，都因限於時間，只能以電話問好，不能一一訪候。

又遊了太荷和瑞樂

元元的一位親戚陳道良醫師和他的又青夫人，邀我到他們的太荷湖別墅住了兩天。它離三藩

市約三小時的車程，是一個秀麗而恬靜的避暑勝地，尤其是那個湖光照人，松影婆娑的環境，使我一掃市塵的塵囂及人世間的煩惱。他們又引我去參觀鄰州尼瓦達的兩個賭場，和以「簡化離婚」著稱的瑞樂城。那些賭場上呼盧喝雉的嘈雜，實在和附近的湖山景色不太調和；我以前遊此地時就有這樣的感想。可是，一般遊客把賭錢和遊湖混為一談，並不覺得有甚麼情緒上的衝突。我這個和賭博無緣的人，偶然一遊這些地方，也未嘗不可把我的頭腦轉變一下。

單就離婚而言：這個稱為「離婚城」的瑞樂，也失掉了它原來的意義。因為，現在美國的離婚，一天比一天加多，而且在社會各階層都很普遍。法律對離婚的限制自然跟着放鬆。離婚的程序也沒有以前那麼繁雜。想要離婚的，根本不必專程跑到瑞樂來辦手續了。

那班會做買賣的人，便動「改絃更張」的腦筋。他們看見本州的拉斯維加斯已成為世界的「賭都」，在那裏的一切商店、旅館和戲院，無不因賭業繁榮而利市三倍。尼瓦達州的全年稅收，就唯此一「賭都」是賴。瑞樂立刻東施效顰的把原有的賭場一一擴大，現更一不做二不休，特再建立一個比拉斯維加斯任何娛樂場所都要規模宏大的美高梅旅館。我們到了那裏，就好像進了一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如迷宮似的城市。

洛城和狄斯奈樂園

我在金山區住了旬日以後，元元偕其凱、戰二孩陪我一遊自三藩市遊洛杉磯，如開汽車至少需要六七小時，開車的和乘車的，都會很吃力。

此次我們改乘小飛機；機上一切和大飛機一樣舒適。我們不過一小時便到了洛城的長堤，也就是三女韻珊和瀟聲婿的所在地。我們有兩年多不見面；他們還是一樣的健壯；三個孩子都長高大而更成熟了。瀟聲來美，已將卅載，無時不思念他在昆明的老父親。他的一片孝思是最值得敬佩的。

韻珊和元元又陪我再遊王宅附近的狄斯耐樂園。這個名聞遐邇的娛樂中心，真是百遊不厭，老少咸宜，也是變化多端、雅俗共賞的。它的設計的細密、花樣的繁雜、規模的宏大和氣魄的雄壯，無論我遊過多少次，總有許多東西我看了覺得很新奇。任何時候，只要有人相邀，我一定同小孩子一樣的雀躍追隨。瀟聲這次照了很多相，



樂仁（左一）和她的同學

還把我和活美人及假豬公，分別攝入鏡頭；看起來既滑稽而又有風趣。

我在洛城幾天看了好幾位老友：有意利諾大學的校友林鶴卿，有企業成功而仍好學不倦的計馬可，還有兩位前後擔任駐韓大使的王東原、邵毓麟。毓麟為我今年在台北出版的國際問題論叢第八集，寫了一篇情文並茂的序文。他是學驗俱佳的外交著者。他對我的作品雖然獎飾逾恆，但給我不少鼓勵。我特對他面致謝忱。還有一位已退休的老外交官高清百，住在洛城附近的聖地牙哥。我和他通電話，想去看他；同時也可探望故友關素人及關吉玉的女公子和她們的夫婿。但為時間所限制，未能如願。住在洛城市區的老教授黃文山及老教育家陸幼剛，本來想去訪候，後來連電話都沒有打通。只有離王宅甚近的倪炯聲的女公子慧中和他的夫婿有慶，韻珊偕我同去訪問，承她親製佳餚款待，使我大快朵頤。

加州人反抗高捐稅

我到西岸的那幾天，正是加州人民投票贊成所謂第十三號建議案，爭辯得最激烈、叫囂得最厲害的時候。那個建議案就是要把加州地產稅降低百分之五十七，也就是把全年稅收減少七十億美元。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既經大多數人民通過，自然非將全州城市的預算大量縮減不可。

這個不吉利的「十三」，是由一位在社會上沒沒無聞的老政客賈維斯所提出。那個法案的本身儘管漏洞甚多；通過以後，又因全州學校、醫院、糧食分配及房屋津貼等項的緊縮，已使福利事業停頓，失業人數增加；可是，美國人民因於

日益沉重的納稅義務，再加上通貨膨脹及物價高漲，一再向政府呼籲而沒有發生效果；所以，這次賈氏登高一呼，不但獲得加州投票人的擁護，而且迎合了全國人民的心理。他登時成為美國納稅人所膜拜的「英雄」。這個現已風靡全國的抗稅運動：有人比同二百年前波士頓居民因反對英王抽稅而導致十三州獨立的美國革命；這雖有點張大其詞，但兩者性質是相類似的。想要競選下屆總統的加州州長布朗，因於投票前反對此案而使他的總統夢大受震撼。現在他已見風轉舵，成為十三號建議案的熱烈支持者。另一想做總統而且一直呼聲甚高的雷根，本來就是鼓吹「縮小政府權力，減輕人民負擔」的共和黨健將。他的總統希望乃隨着加州抗稅運動而增高。當然，競選總統的因素甚多；雷根靠近七十的高齡，就是對他的莫大阻礙。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而以加州一隅的風潮，去判斷一年後的全國動向。可是，有一點是可以預測的：那便是財經問題，包括賦稅、軍費、物價及通貨膨脹等項，一定是一九八〇競爭白宮寶座的一個極主要的題材。

雙重關係的底特律

不像沿着東西兩岸的紐約、三藩市和洛杉磯，底特律是在美國的所謂中西部；雖然各項交通都很便利，但是一般人不大到那裏去遊覽；除非有特殊的任務，或要觀光那個「世界汽車的首都」。可是我每隔一二年必到底特律一次；一方面因為我的女兒韻玫和夫婿國樑住在那裏，一方面也因為我幼年在底特律待過一年。那就是我大學畢業後，曾在福特汽車公司找得了一個不可多得的

實習機會。我因而對它發生了一點地域上的情感，雖然那個素負盛名汽車首都，現已被人稱為犯罪的首都，幾乎可與芝加哥并駕齊驅了。

我從洛城向東北飛了四小時，就在快到底城的時候，忽然聽見那裏有大雷雨的無線電報告，不久又見靠近我座位的窗外機身發生突起突滅的一道火焰。我初尚不以為意，等到飛機着地，我才發現那不是底城而是密希根州的省會蘭辛。飛機雖已降落了，航空小姐并不讓我下機，只說不久便可飛底城。我又看見一輛大修理車趕到飛機下面工作了半小時，才知道剛才那道火光便是飛機出了毛病的信號。

飛機又起飛，大約半小時光景，我居然到了目的地的底城。韻致偕她的幼女已經在機場守候了一個鐘頭。我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她們簡直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我生平不知乘過多少次飛機；這是我第一次所遇見的「有驚無險」。我在底城的一週，并未遊山玩水，也沒有去看甚麼名勝；因為那些處所，我以前差不多都到過了。我只跟着女兒逛了幾個市場，看了幾個公司，也訪問了一位很有名的眼科醫生。他說我所患的白內障，現在不必割治，還可拖延一個時期。我聽後覺得又可以得過且過，「心安理得」了。

底城雖無談心話舊的老友，我却遇見了若干老友的一代。他們毫無例外的個個成家立業，而且都有很成功的職務和很滿美的家庭。我還遇見雅禮同學曾昭桓的夫人。她自大陸逃出不久；那天告訴我許多鐵幕內的情況。她有一個時候會和我亡妹素秋同在上海居住。

我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國標婿還是那麼勤勤懇懇的工作，那麼快快樂樂的和妻兒們享受一個幸福的家庭。他在從早到晚的百忙中，每天必帶給我一份航空寄來的當天紐約時報，使我這個常寫國際專欄的人，不至因暫時鄉居而和世界消息脫節。我真衷心感激他的體貼和週到。女兒治家井井有條；對於兒女的教導，復能愛護與監督兼籌并顧。我看了很欣慰。冠倫外孫已能自開汽車，出外「打工」，明年就要進大學了。孫女美娜和美娟都在初中肄業。我在一二年前她們學校晚會裏，看見她們輕快活潑的芭蕾舞表演。十多年前，我的幼女元元是擅長此道的，現在又輪到第三代了。

孫女兒中學畢業了

我一回到紐約就接了兒子光武的電話，他說他的長女樂仁不日在高中畢業；她希望我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我於是席不暇暖的便到了離我宅六十多哩的光武住所。我看了他們一家六口，個個健壯，個個叫我祖父，都和我十分親熱；我這個倦遊歸來的老頭兒，自然心裏高興。

光武是在紐約近郊布魯克海溫的國家科學研究院，從事高能物理的研究。他這十多年學藝不倦的持續鑽研，想要探討宇宙現象的奧密，居然在美國物理學界博得虛聲。他四年前在加州理工學院講學時，患了一次腦瘤重病。他的研究工作，因而停頓了一年多。現在我看他健康快樂，一切恢復正常；我不能不感謝上蒼對我家的呵護。他這次因為是他第一個孩子在中學畢業，特感興奮。樂仁雖因母女血統關係，貌似西人；但她秉性的醇厚、讀書的用功和對父母的孝順，實

和一般中國孩子一樣。她剛學會駕車，天天樂此不疲。她為我開了半小時，反應敏捷、胆大心細。我「貪天之功」的譽為良好的「隔代遺傳」。她的學業成績很不錯，下學期就要進紐約州立大學一年級了。在行畢業禮的那天，我和光武全家都去參加。樂仁和大學畢業生一樣，戴着方帽，穿着長袍，走到講台前，領取了她的中文憑。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在一千多畢業生當中，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在那典禮完畢以後，同到附近哲費遜城一家中國餐館舉行了一個中西合璧有酒有餚的慶祝會。樂仁和她的二弟一妹，都和我們上兩代的人一樣的興高彩烈。

光武和我在過去十多年當中，雖然同在大紐約區內居住，但因各忙所事，見面的時間不多，長談的機會更少。他每次來看我，總因趕路關係，匆匆而來，匆匆而去。這次由於他在度假期中，我亦相當閒暇；我們每晚用餐後，即在臥室裏作數小時的長談。我勸他在辛勤工作中，不可忘記四年前的重病，應該隨時注重營養和一般健康的增進。他說，他雖埋頭於研究室中，但實無時不想對祖國的科學教育有所貢獻，尤其是他所專長的物理方面。我希望他和國內科學界及教育界多多接觸和聯繫，并以全力幫助年輕一代的科學家和在學校裏潛心於科學探討的大學生。

我在他家裏住了三天後，他借樂仁以車送我回紐約城。曾在途中東方飯店吃了一頓可口的晚餐，又讓他欣賞了一大碗他一向愛好的鹹菜肉絲麵。我只擔心太多的麵食，可能影響他的節食計劃。我們分手的時候，他說他不日飛加州史丹福大學講演，如時間安排得來，他就繼續飛渡太平洋，去看他久別而又渴念的台灣。我禱祝他計劃的實現和旅途的平安。